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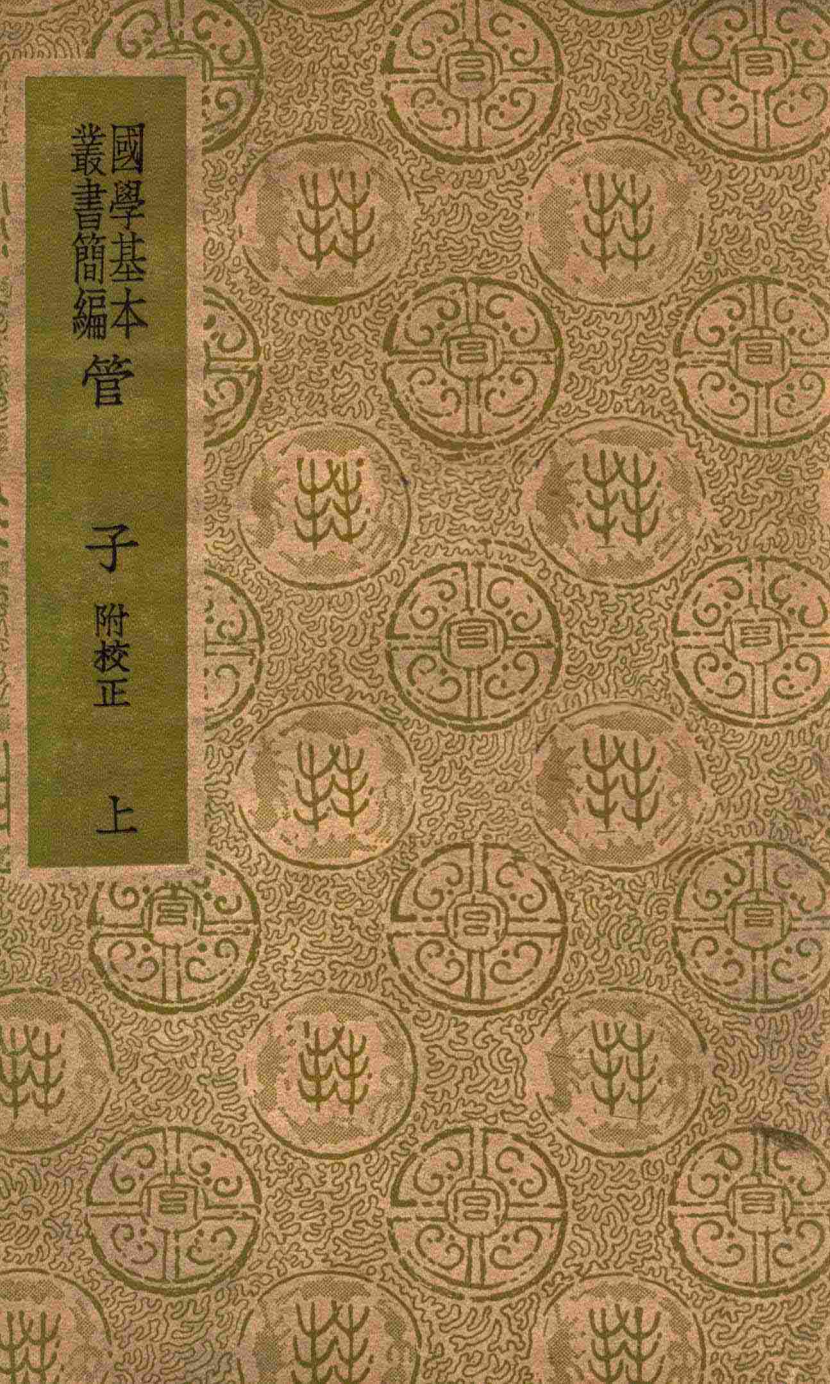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管

子

附校正

上



戴望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管子

子

附校正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緬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旣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旣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

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淮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旨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臂。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其成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

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愬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改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曰。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旣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者我。鮑叔。鮑叔旣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旣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

襄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凡例

一 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 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績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 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貳。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 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尙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已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尙十
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
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蠹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綰紉。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屨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皞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目錄

第一冊

第一卷

牧民第一	一
形勢第二	四
權修第三	七
立政第四	一
乘馬第五	一六

第二卷

七法第六	二二
版法第七	二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二九

幼官圖第九……………三六

五輔第十……………四二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四六

樞言第十二……………五三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五七

法禁第十四……………六三

重令第十五……………六六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七〇

兵法第十七……………七八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八二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九五

小匡第二十……………九七

王言第二十一……………一一一

第二册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一

霸言第二十三……………四

問第二十四……………一〇

謀失第二十五……………一四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一五

地圖第二十七……………二〇

參患第二十八……………二一

制分第二十九……………二三

君臣上第三十……………二四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三一

小稱第三十二……………三八

四稱第三十三……………四一

正言第三十四……………四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四四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六二

心術下第三十七……………六六

白心第三十八.....六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七四

四時第四十.....七七

五行第四十一.....八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八五

正第四十三.....八七

九變第四十四.....八八

任法第四十五.....八九

明法第四十六.....九三

正世第四十七.....九五

治國第四十八.....九七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九九

封禪第五十……………一〇四

小問第五十一……………一〇五

第三册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一

禁藏第五十三……………五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一一

九守第五十五……………一三

桓公問第五十六……………一五

度地第五十七……………一六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二〇

弟子職第五十九……………二五

言昭第六十……………二八

修身第六十一……………二八

問霸第六十二……………二八

牧民解第六十三……………二八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二八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四三

版法解第六十六……………四五

明法解第六十七……………五一

臣乘馬第六十八……………六〇

乘馬數第六十九……………六一

問乘馬第七十.....六三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六三

海王第七十二.....六四

國蓄第七十三.....六六

山國軌第七十四.....七〇

山權數第七十五.....七三

山至數第七十六.....七七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八三

揆度第七十八.....八六

國準第七十九.....九一

輕重甲第八十.....九二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一〇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一〇六
輕重丁第八十三	一〇七
輕重戊第八十四	一一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一一九
輕重庚第八十六	一二一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亡

附管子校正

管子

卷一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食者人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也。言地盡闢，則人畜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守國之度，在節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卑之神山川，皆有尊敬宗廟，恭祖舊。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不祇山川，則威令不開。言能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教也。君無所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開。言能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教也。君無所尊，卑之異也。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無羞之人。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劉績曰。按維。綱。網。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按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

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七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以鄉爲鄉，二親以國爲國，三親以天下爲天下，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此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地如天，何私何親也。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耀臨，言人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毋蔽

按鄉大於家，會以爲家者爲鄉，則鄉必不洽等而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

而治隨之。故治天下者不拘於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日月然後能治天下。匪之指好惡也。

此注多非。當依後形勢解自明。

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聲名彰于四方也。蜀音猶。

汝惡毋異汝度也。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在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緩者後於事。蚤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也。五法。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賤而行令。令乃行。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上無事則民自試也。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也。濟濟多士。般民化之。紂之失也。成紂之失。飛蓬堂之政。既以修理矣。

三子技名
世必有所
以致之非
在弓矢操
學新削之
末

謫音無
顧憂謂慮
後患也
必得之事
二句釋皆
非觀解自
明
按謂使人
器之不求
備也矜伐
二句謂自
用則小之
弊
按言忘情

之間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願。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責其肆武。取不在其落。烏中鵠。造父之馭。責其軍容。致遠不在其轍迹。編天下也。奚仲之巧。責其九車以載。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不在斲削成光鑑也。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譬響之人。勿與任大。此之毀賢。響響惡也。如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警響之人。勿與任大。此之毀賢。響響惡也。如謫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謫臣。有大顧憂者。可與致道。願憂謂忠事勤臣道。有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疑動。言必得應。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疑動。言必得應。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譬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欲。喻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而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意倦者不及。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己及不及疑神。在內也。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

則不能及不及外見故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曙戒勿怠後稷逢殃每曙而戒所以
時成事操待曙戒戒勿待曙謂須自厲以待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
成事故曰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
疑神若能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
審內外立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有聞道而好為家
操要之神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
則怠惰不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
及者亦從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非故無來往之體
而能矣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與天合能安

釋一作澤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釋一作澤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
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

按出於理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天道之
曰天道出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
於欲曰人事

據當作鳥集之交。

見與當作見愛之交。

獨王一作獨任。

按此注非觀解自見。

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

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狡雖善不狎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

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

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

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

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必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言而

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復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凡言而

不可復行而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壑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

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

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惜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以助閑其姦僞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

二者賢不
肖能察也

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織積則家與府爭貨。野與市爭民，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織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

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為，輒言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人事婦人之性，險諛，故賞罰不信矣。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

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臣下賦斂競

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

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

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一年之計。

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

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我苟種之。如神用之。

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

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

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

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驕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

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

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

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

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

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服制

五事
九敗

首憲
七觀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

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涓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合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合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

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菹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菹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筭鍵。筭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

讎。責讓也。

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讎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

訕。上計也。

悌。忠信。賢良。儻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

及坐及也。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

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

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

著。標著也。使備曹署。署其名。

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

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

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

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子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

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畱令罪死不赦五屬

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鄉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

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

之畱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

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按侈曰專制謂增之不足曰虧令謂損之

敬同敬戒也

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_{扶門}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髮_{求圓}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纁_{一本不}敢畜連乘車

此有闕文誤字
琴音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_{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_{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_宋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_{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

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詔諛飾過之說勝則巧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倂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纒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而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立國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從政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

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

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日夜之

易。陰陽之化也。豐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

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

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

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

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

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成於務。專務則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可謂之

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

隸刈割器。經網縛索。

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

按此一節言土地就

中論不可

食者而除

之紀其可

食之實不

可徒論廣

狹也。

按此一節

言官邑事

器之制

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

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射。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

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篋為

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

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切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瀆。總也。預貯水也。五

尺見水不大旱。十一切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切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切之三四則去四。謂去

按此一節言既立制而遂定賦也。

十勿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勿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勿二分九勿則
 之四同於山五尺見水五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勿見水不
 去其三則餘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
 有一丈八尺早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勿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十分十二勿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勿
 見水則免四分十五勿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澇澇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
 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距國門以外窮
 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澇澇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
 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倫其
 不受力作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

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
 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
 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

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
 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

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
 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

按此言士
 賈工雖習
 其業不在
 實者正月
 亦與耕公
 田三日借
 民以盡地
 利
 按此言教
 人當使智
 愚皆知

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律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讀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是故有事則用人謂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託尙不足何名爲聖人人是故有事則用人謂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託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卷一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非不能立其人而用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

以未具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不能治廢非賞功誅罪

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

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

勝也雖能彊兵其款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則

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做做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謂反用左手書右手不動也

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必計。漸也。頓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頓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

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

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不明於象

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

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

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

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

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

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

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

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

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

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

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

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

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主所貴者實

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

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不為愛親危其

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

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

者用非其國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不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用人如用草

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

而行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則列陳

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

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

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存乎明於機

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閒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

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

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

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

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壅廢而天下莫敢窺窺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

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

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

是以聖王貴之。貴謂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

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曠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曠。空也。天之山河破澤。所以營作而與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

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以備之。敵人望風以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政。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誑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特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願而恃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按此當依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後版法解
自明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無違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多少也

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三經既飭君乃有國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喜

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

按當依解
作寡不能

身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

與禍由是生故曰始身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誰能圖之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

鮮克有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因獸猶圖其所終將何為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富

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因獸猶圖其所終將何為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富

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

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且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且暮取人以

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

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懈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

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

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

以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

故可倚革邪化令往民移如此化出令往民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象法無親地之資生參

樓當作悅
衆在愛施
有衆在廢
私字屬
下爲是上
句有脫字

於日月日月無私。佐於四時實以春夏。悅在施有將悅於下。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遠在修近。則遠刑以秋冬。閉禍在除怨除怨則。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卷二

幼官第八幼始也陳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後中圖作
處虛守靜
淮南子有
夜行高誘
注諭陰行
也陰行化
故有天下
則夜字爲
是人物字
疑衍物事
皇大也言
人君能處
虛守靜則
發之人事
盛大也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五和時節土。數五土氣和則君。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治和氣土主和。順時節而布政。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以俛獸之火獸謂淺毛之。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行歐養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凡物開靜形生常至命。時所生之凡土王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王服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處置之斂葬其極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部數也付終謂財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同異分官則安。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才能之士備有之。

德行對職而信謂行於身也下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

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

此至九舉說九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

按後作攷而絜知事繚絜絜度也七舉而外內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

侯伯帝王之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八

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

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強靜弱必從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

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散之於衆使備曹署著其名以司之凡數

財署數謂國用之殺僂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家莫不藉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署財署分

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此居圖方中此立時別

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衆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此居圖方中此立時別

圖明堂圖也即月令居太廟太五其圖謂之方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行秋政雷乘陽秋陰陰行夏政闔氣既陽夏又陽陽也十

二地氣發戒春事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為燬燼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

圖明堂圖也即月令居太廟太

備音朋

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

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善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強國為囹弱。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

國為屬。強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圍然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

時也。禮也。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必得其宜。

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

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聽羽聲。羽北方聲也。

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

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

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

秬。盛陰肅殺。故虛秬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

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

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溼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溼。用九數。九亦金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

周當依後
作書

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所以順殺故曰坦氣修

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權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此居於圖西方

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

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

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聽徵聲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

過則治用六數六亦水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藏慈厚君人

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行薄純冬物朴素故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饅冬行刑之

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冬為四時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饅冬行刑之

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饅冬行刑之

須別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悛也生既須養審取予以總之恐

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

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

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

五百分取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借同

斤兩也數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五會諸侯令曰修春夏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

多少也數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五會諸侯令曰修春夏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

撥謂大命
諸侯出常
來朝會之
命即下文
是

時食各有
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

公四輔也所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官處謂處官也處官

之券命而流放焉券命者謂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

穢亂教命若券之穢苗也謂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

幣禮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

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

公習所受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以習命而至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

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三千里之外諸侯

世一至道路既遠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入共受命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

北方方外必得文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

以得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急時分勝之

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

管子 一 幼官第八

三三

據別本注。立謀能有實效。不使襄故也。

按鈇鉞械。人足也。恐當作轄鈇。

之理能審。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用。利至誠則敵不校。誠則敵不敢校也。至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誠則敵不敢校也。至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不求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質之物。因方之備。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質之物。因方之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備身無常。無方應也。其備具無有常者。聽於鈇。故能聞未極。鈇深遠也。所聽在於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鈇。故能聞未極。鈇深遠也。所聽在於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深者。發於驚。故能至無量。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舉動昌盛。故敵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成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數也。動慎十號。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慎十號。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

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旗物尚青。木用事。兵尚矛。象春物。刑則交寒。害鈇。其行刑戮。則於初且夜。盡之交。其當作轄鈇。

雖害而欲禁。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知。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發不意其所舉發。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塞者所以防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以禁禁所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以禁禁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此居於圖東方方外之副也。旗物尙赤。常用事。兵尙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次一之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皆大義故成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尙白。金用事。兵尙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味。斷絕。其用刑則繼畫之味斷絕而戮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謂同爲其事。借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尙黑。水用事。故尙黑。兵尙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用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廟莫之能傷。

蓄或輯之

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謂人是

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

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立為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而各五千里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按別本註

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

緩急之事

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

已有定計

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

雖危其可

而不執謂不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此北方外之副也

難也

幼官圖第九 中 方 本 圖 中 方 副 圖 東 方 本 圖 東 方 副 圖 西 方 本 圖 西 方 副 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
俾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
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
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

衷作改。

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僂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

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闔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囿。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尙青。兵尙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

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

接上無前
第二字

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溼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尙白。兵尙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

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闕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刑則游仰灌流祭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

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天下欲小利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故曰則霸諸侯也當務得人不可不務也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飲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而飲食薪菜饑省費用則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懇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

按荀字乃
荀字之誤

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

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

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覆察也驚疑也上既

察而懷疑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

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

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

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發伏利伏者發而用之輪墾積墾野積也修道途使關市謂所置關

便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者疏決之

音翻令通潘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通鬱閉鬱閉亦謂川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薄徵歛

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

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疾憊裸露者資乏絕此謂振其窮上之

所以振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

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

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

整齊擗誦以辟刑僇。擗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織膏省用以備飢饉。織細也膏恡也既細又恡故財用省也。敦懷純固以備禍

亂。懷厚也音莫江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

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

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

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

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

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

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和比。爲人夫者。敦懷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

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

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

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

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

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

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

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擲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未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

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故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博帶故農勞而不免於飢

也梨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為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為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為純漫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征賦

也市鬻而不稅鬻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卷四

宙合第十一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蔬

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

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

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第八舉目護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

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舉目

十一舉目
管在人不在事下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

十二舉目。
下。當在則擊。
搏宅耕。撻丁歷。擋丁用。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舉目。第十三。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

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有臣任力勞。故立于右。

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

無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

能之和。百職臣守。而無所不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

既異。常隨其。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

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

流。流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

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準。鈞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掖。以爲正。準壞險

以爲平。準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爲平也。鈞入枉而直。工人用鈞。則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博而

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成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

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

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湯武之昌。治之故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

隨大小。而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猶迹

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適善備。

也。僂也。是以無乏。僂。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為善者。輕順。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

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清。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所謂是而無。

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

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

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

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

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

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必周於德。審於時。

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春采生。秋采藏。

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誦信淫。七。徑。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

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賢人之。

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倅免也。倅。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反。冬之就溫。

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非為畏死而不忠也。

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僂。既。進傷為人君嚴。

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退害爲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其爲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

其嚴酷臣亦偷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

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

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湯音環音環凌轢人人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荅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

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爵尊則肅士祿豐則

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

交惡其名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毒而無怒

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怨而無言言

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以言怨怒但可識之在心不言之口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

泄謀泄蓄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

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

成大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

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故曰若覺臥若晦

明若敖之在堯也。

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

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

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

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

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

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

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

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

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

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

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途南北之大意

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

以繩。繩直千里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準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

道必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謹火縣反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

按易政謂
平易近民
也。

位。樂紀切。

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且審故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自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悞。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讓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己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地不一利。五土各有其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其利人不一事。土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其利人不一事。各有其事。是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也。

也。於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

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

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衆言。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

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歲有春夏秋冬，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

半星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略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

巖淵泉閎流，泉踰澗而不盡，澗薄承澗而不滿。泉通而前澗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谿谷小

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

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

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

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

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擗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

而至猶鼓之含響，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

應擊而鳴者也。擊為響，象天地，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是以聖人明乎物

應德為否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

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

按山乃止
字誤

報繩繩成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宙合有稟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天地直善在先。應在後。如稟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變。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上下。出於四子餘。萬物故曰：萬物之稟。其稟萬物在天地。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上下。出於四反。

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無倫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稟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品

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

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故言而名之曰：宙合。遠古

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

焉。故謂。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有名則治。無

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

之出。四者從道而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

故曰：道之出也。

故曰：道之出也。

故曰：道之出也。

故曰：道之出也。

外言三

之天先此二者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無所不得也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

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之

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

盜息蓄藏積民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

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

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故善無以

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霸王積于將戰士卒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亡主積于

婦女珠玉速其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

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

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也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也天下有大事

而好以其國後謙受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眾兵不强而

好以其國造難生患特與國幸名利書特黨與之國又不為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險人者人反險

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如此者不能

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故先王貴當

愛必利。貴周則深密不測。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
 情必害。五變故。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衆所驚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
 則解。有束故可結，紐則絕，有紐故可解。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列地，
列地則人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時也
心有向背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
 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
 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
 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
 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
 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
 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
 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特宗，至士不特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
 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閒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
 而圖，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沌乎博而圖，豚豚乎莫得而聞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

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動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

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尙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受盡德者怨之本也而德德禍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

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

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

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

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

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枉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

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是以

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

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

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

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

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

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

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

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

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

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困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

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

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

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

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

可知也。

接方一本
作百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

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

原陸而山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

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

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糶也則國母一年之積

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

而亡其一時有凶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

也相遺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稼亡三之一而非

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

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

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

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

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

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

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用力

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力不故曰臺榭相望者

按前作計
師役則此
師乃師役
也謂與師
役一分則
相逮者衆
而爲三分
是十中
有三分無
事農之人
而亡稅三
之一矣

按別本十
三之稅三
年不解地
若非蓄積
有餘又遇

凶歲則民
多饑子矣

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無限閭閻

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

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煙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煙非者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

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烝不聚

烝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

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

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

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

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則上令輕法制毀權

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

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衆必輕

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賞罰不信。

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

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

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

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

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

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

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國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為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為苟且之善

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於藏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

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

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

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

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破也廢法制者必破之以恥辱

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

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

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費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贊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贊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君不

按別本注

譽既失德。則人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己也。

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

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

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

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

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

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也。聚徒威羣。蓋黨以威衆。上以蔽君

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

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王

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修行則

不以親為本。簡孝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邀虛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或

下交於人。特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己勞。以為國舉賢。特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難上致於君。儻飾

成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勞家富祿寡。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

據。王官既私君事去矣。

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

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為民者。聖

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壺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

本。每以壺殮濟士以為亡去之資。以趙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然後失矯以深

與上為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鈞虛也。時言大

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

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側入迎遠。擬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聖王之

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譽以為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

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

譽。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入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

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

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

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

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述。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殺。故留之。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殺。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疆則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

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百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

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爲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

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

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錄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母危。下之

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爲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

稱也。謂之逆。穉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

相稱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論能

放不爲行制。諫不論功。故不爲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

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爲榮華。而相驕。故以爲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

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尙得。不貴犯難離

患而不辭死。致命授命。受祿不過其功。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後受祿。而朝

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也。毋上拂之事也。拂。違毋下

比之說。毋侈泰之養。適節也。毋踰等之服。禮而謹於鄉里之行。信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

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

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

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

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

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况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

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

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

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

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

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

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

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

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

以天道數終人。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

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治故民亂。諸侯失於

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

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

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

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

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

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

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

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

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

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

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

按此書自諸侯而爲天子。按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

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卷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

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以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則以上輕於賞罰也。則以重

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以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則以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其

也。故曰。禁勝於身。禁也。身從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

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聞所以有殆。既廢更起。或可而不

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幾而不密。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

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

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民毋重罪。過

不大也。有大過。然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成大。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待教也。不勝矣造姦以。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

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

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

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

而何非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

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

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

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

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

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錯

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

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儀

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尙能卑主况其僂

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按雖恐道或離字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也毋赦者瘞疽疽禾切疾可瘞也雖之礪石也礪疾可礪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文也有三侑侑寬也武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

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礪。礪，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

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

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

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

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

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

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

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

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母常經。國母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

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

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

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

權善愛人
不足以用

民及至能
庸民者反
殺危勞苦
飢渴之以
至此極民
遂爲之用
而無謀害
者盡以法
棄行民皆
會好之私
而行此惡
之公也

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儼不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

奪無如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臣有弑其君之何也？

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出而不入，謂之絕。其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出而道止，謂之壅。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

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不及，故傷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國一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也。

之正方圖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圖。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

按倣古背字餘做此

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圖也。一曰管氏稱古言：凡入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

按此乃集書者再述

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

異聞

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

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使人以貴臣賤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使人以貴臣賤亦可。

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

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

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

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令入而不至，謂之瑕。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

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

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

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

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

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凡論人有要，各論人才行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矜，彼矜者，

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凡論人

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德行成於身而遠

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鈞名

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

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

之君必公誠於國，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忠臣不誣能以干

爵祿。量能而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今以誣能之臣，

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臣度之先王者，

臣管氏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古治獄之官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

賢人也。猶尙精一德。謂各精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

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

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

李問理

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

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

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

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

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

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

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

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

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

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

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而用之。故於道下

勝用兵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詳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下

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以輕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

千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

死國。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則何為而不危矣。四禍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

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勝四者。謂不貧。得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

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

得。則有明也。有明則治衆有數。自治其軍。勝敵有理。勝於敵國。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

也。明理而勝敵。於勝敵者在。定宗廟。宗廟定。遂男女。男女安。則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

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野無吏。則無蓄積。無

野。吏。則人情本。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微賦。器械不巧。則寇敵

樂。故無蓄積。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

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

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彊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假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

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

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

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

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

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

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

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

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故亦無常也。

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

守。特固不拔。拔特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

器成

續曰寶疑
實字誤謂
雖曰獨入
實與衆俱
入非獨也
故不能入
下做此

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賈揭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
且定。故不疑。精一其氣。專而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利故不匱。又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敵既無疑。匱而爲凌山。阮不待鉤梯。故也。習山。歷水谷。不須舟楫。謂遠歷而渡。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已用。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伴厥寶玉。必選精勇。實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
使無水旱之災。無名之至。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意故不能疑。度謂之
故取之不嫌也。無名之至。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意故不能疑。度謂之
爲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
不能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
傷也。數無得。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
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
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次一之。雖勝。破大勝。彊一之。至
也。不以勝爲勝。故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之不以詭。以詭計。勝之不以詐。以詐謀。一之實也。凡
能破大勝。彊也。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之不以詭。以詭計。勝之不以詐。以詐謀。一之實也。凡
皆至一。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號。謂十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此皆我守
之實也。其一。彼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一之至
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一之至
也。其器得宜。而適者。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者。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
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用。敵者窮。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以應敵。故困也。無遠用兵。

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則傷其敵。迷而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畏懼若搏景。擊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

所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獲。無不可以變也。皆無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計不可以為所在。皆無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故不可以變化也。

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卷七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是當時紀敘之文

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文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

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廟者。亡此可以免子之身。

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

按言子固辭。傳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

則君不疑
必免子之
傳矣

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

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

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

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於

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能濟。次在小白。輔小白

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

兄古況字。後做此言。犯命廢糺。難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稷。一國之政。

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

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命而立。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

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

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

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其

事君當。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成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

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

之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

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

振疑百姓寓焉張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

亡今彭生二於君從之以正道輔君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

公通其妹故曰夫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搆二國之怨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

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魯若有誅必以彭生

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魯若有誅必以彭生

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

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鞭之見血費走

除之謂除此恥也

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

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被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死疏則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若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尙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

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

被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

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不兩立。既成不可。及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與召忽圖我。或曰。明年。集書者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得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朋友不能

按及謂所從黨與也。

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人二
請管仲召忽奉君令則，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
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
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
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遂公子糾，管仲射小
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
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
之不死，糺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臣不敢。既不死糺空食齊政
則不敢言。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而已。管仲再
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
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因病
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

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

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與兵

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

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饑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

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政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

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

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

乎尚可以待。亂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

我犯明年朝之爭祿，相刺，髮頰而列頸者，不絕。髮謂擊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管仲

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不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

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

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

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

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尙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

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

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

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

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俟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

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兵。桓公

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非齊

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

也。不可以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

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搯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搯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

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

搯音枕，擬擊也。史記七首搯之。

拔郟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

管仲曰君與地以汝為竟桓公許諾以汝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

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

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

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

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

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命君受而封之受杞命

而建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

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

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

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

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

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

隄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行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

可令傳行此五年可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

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

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

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

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

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

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

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

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

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桓公告諸

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

按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權字疑禮字誤也按蒙孫小匡作曹孫

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

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

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

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

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

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

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之

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

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

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

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

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

向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

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尙可誅。諸侯

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

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

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

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二歲而稅

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

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讓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子

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

仕者有公事。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

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

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

供過者。立官以主之。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

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

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費義數而不常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也。凡庶人欲通。鄉吏

不通七日。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鞠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貴人子欲通

吏不通二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令鮑叔

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

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從政治為

賞有過則不與其爵。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三者

故為得二為次。得二三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以卒年君舉仲所進者君舉用之

按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仕。

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

按當人皆稱其賢而更舉善者。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

於父兄無過於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

更舉善者。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

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

復有善過。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而舉不賞。罰以其出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於衆人同有賊而又不不知則不。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然也。若吏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客。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木可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

事而以私設者令出來。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失，以平其罪成平也。

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

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

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

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

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

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

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墮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

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

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

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

何也？謂不辭而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

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

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

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

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

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

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

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菑濁

困滯，皆法度不亡也。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

且桓之好內，亦具微警矣。往行而進，不卻來而退，而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

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

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抱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

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

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

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

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

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

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

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

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

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徇

也。齊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僇。戮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

比也。言親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押。鮑叔

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按言鮑叔知齊無他繼爲後患恐其君驕故勸管仲使君戒省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孜也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魯舉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其功也故於齊爲得天於魯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子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爲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子齊鮑叔知無後事知後無禍則之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以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也功如此衆必有得力死之功猶尙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耳猶尙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尙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耳猶尙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耳猶尙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耳猶尙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不失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菝謂除其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尙感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淇樂飲酒田獵羣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生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

周禮縣法象魏也本謂上之所設未謂下

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續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施顛謂高之頂人或不墜關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

之所行糞分也孟子百畝之糞

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

王制作分是也旄老人國語作班序言合羣寡比較

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每皆置其官制五家為軌軌

民之有道必先設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

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嘵其事亂也嘵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

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嘵其事亂也嘵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

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嘵其事亂也嘵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

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于書推象刑之意而究其是非合有慶賞違有刑罰于中又分異

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嘵其事亂也嘵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終始猶言常行也。器比末耜。穀，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及小於耒耜一人及寒擊。稟，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稷，均種當疾。稷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鍤，也。此言土之鄉，下四句則商工農之鄉也。按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

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極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器。比耒耜，穀芟，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及音捶及寒擊，稟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稷，均種當疾，稷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鍤，也。此言土之鄉，下四句則商工農之鄉也。按當作權節，其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費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

接齊語作
政不旅舊
則民不偷
旅舊弃故
舊不用如
旅也

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

其政則人安其沃壅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吝苟謂

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桓公又問曰

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

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

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

人殖殖以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

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

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

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

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

財貧無財者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

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

政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

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

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

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

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

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

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

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

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

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

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也。復白。公親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

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

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以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也。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

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懲善待時。待可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兼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

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通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

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之。其人既可立。質以

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連

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

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女無家。恥娶之。故無家。士

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女三嫁。入於春穀。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謂居家善則鄉善矣。所

於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

接齊語作
可立而授
之設之以
國家之患
而不疚則
肉乃疚之
誤

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士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綺兵架也。鞞，革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櫛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櫛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

季勞即季太

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官。甯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謂

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優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

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

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以政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

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覲於諸侯。覲。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

國語作弭。

渠弭。渠海之名。言齊

有高山大

海軍士可

依之為險

阻。

漆。齊語作

有弊。或遇水災。教令泄。渠彌於河。隋。後教之穿渠。彌。互於河。隋。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桓公曰。吾欲

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渠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隋。綱山

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河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

於有隋。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

海。東至于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

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

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

楚絲即所謂縶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

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洽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

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楫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

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

齊語薦作庶。

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

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

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

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而勞獎

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無下拜。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

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

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不庚。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

言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

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

隼鷃臯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

至鬼神不
享守龜不
告之以吉
凶反不如
民間握粟
以筮尙多
覆驗也

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甲反竝興

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也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

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

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

之男女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請爲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

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

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

在閑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

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

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囊而入擲粉

反垂囊言其空也擲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

公莫之取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

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墮而不稅。幾察也。察其義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

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

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

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

之能圜。武事立也。定三革。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

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

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於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益無財。周其君子不不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不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

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

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

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

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

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

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

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

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

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

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

為不可。優。謂優。不敏。謂不敏。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

吾。何待異日乎。吾不可待他日。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

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

快。音逆。苛。密。快。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游。言多所慣習也。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

辭。結。作。辭。給。背。微。細。也。

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

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
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
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
子各不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
如其一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管子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陳霸言
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

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

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

於是令百官

有司削方墨筆

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

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

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

使稅者百

一鍾

假令百石而取一鍾

孤幼不刑澤梁時縱

放人入不設禁

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

書謂錄其名籍

近者示之以忠信

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劓質稱

疾

劓猶摩也自摩其骨若有所痛患也

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

是令之縣鍾磬之棣

于元反棣所

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

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

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慮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

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

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

脫出

游鍾磬之間而無

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

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

伐謂斫斷也

併歌舞之樂

併除

宮中虛無人

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

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

以不救爲是故慶之

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

若救三國是分於疆

今君何不定三

君之處哉。

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

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

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

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

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

攻宋，鄭燒炳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

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

西，水深滅瓌。瓌，境敗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

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

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

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

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

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炳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

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瓌，四百里而

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

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墮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僂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

國者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

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

也君人者有道道有常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

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鄰國有事鄰國得

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

常之後有非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舉而

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

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有所誦有所信所謂尺蠖之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

能用天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

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

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以天下之財利

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

按以我明
威之振征
伐人者可
合天下之
權而總之
也

遂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

之伐。因天下所欲亡而亡，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取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說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不

聽則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

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

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

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聖人知心胸之姦謀，故憎惡內。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

武之師，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

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

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未也。本大而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

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彊助弱，按，抑圍暴止貪，存

按聖人將動先知其安危，若愚人之時，方改易平素之言。塞古地字。

遠，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

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

之以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

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

令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

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大而不為者復

小大而不為則疆而不理者復弱疆而不理則綱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貴而無理者復

賤貴而無禮則位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故觀國者觀

君君為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

也外賢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地大而不為命

曰土滿謂土廣而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人亢之為言也三滿

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

敵也謂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無德而欲王者

危無德而王猶欲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國小而都大者

弑此二者常有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

博專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則國不聽也。

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

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

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

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

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

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疆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輕。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之。疆國衆。合

疆以攻弱。以圖霸。謂時疆國衆多。吾國雖疆。疆亦可圖霸。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疆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

王。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

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舉必爲疆者所圖。故危。

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

方直。未列不讓賢。雖列爵位。賢不齒弟。擇衆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爲其最。列不讓賢。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弟。又非選衆而舉也。

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其立之也。

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

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伐其太過者。

按制節謂
事大國受
其法令

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不敢不來。則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緩之。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孤。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疆。離疆則乖節。故得其失者也。故失。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謂用疆兵威遠。國故曰疆遠。士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疆。離疆則乖節。故得其失者也。故失。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謂用疆兵威遠。國故曰疆遠。士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爲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常先此事。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做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臠。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疆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

令行固其數也。

數猶理也。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然後爭疆。令入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

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

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

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

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其威權

如此。但疆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疆。擅破一國。疆

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疆。令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此篇文法
累變而不
窮真天下
之奇也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網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與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

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

易猶交也。所刑皆當。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罪。故人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正則人知所宗。母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

非國老則君親。令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國有常經。人知終始。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

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準

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廩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

所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

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

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部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部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

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

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

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

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

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

里者幾何人除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

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既不耕此人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

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

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七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

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

位事乃左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國

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

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澆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

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

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駟家車者幾何乘。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

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

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

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

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張者。衣夾鈇。鈇兩刃鉞也。衣

鉤弦所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

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鄉師車輜造

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

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此時木方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

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腓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

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數林澤食薦者幾何美者之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若夫城郭之厚薄

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

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

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詩曰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失謀

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問執官都者其

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

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隄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

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墮闕空之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矣之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當制地之時君為此言故言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父子之親

高地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焉出於地人得以官府之藏強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

之四鄙也。自官府已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
 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其取之地。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
 曰天地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商人正是道也。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
 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
 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車之親。自君以下。其位
 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關者諸侯之隙隧也。謂隙隔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萬入之道。行
 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關者諸侯之隙隧也。謂隙隔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萬入之道。行
 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市謂
 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市謂
 坐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
 賈。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
 並同。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視其色。是其事。
 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視其色。是其事。
 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
 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
 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
 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后鄉四極。
 既結四國。然後向。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
 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
 謀失第二十五 關

卷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

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酉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

無成功空費糧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

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

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埃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

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

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天

日間期頤實寡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

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

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無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

義因事斯仁故不以天下為名利若以天下為名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

也故曰外作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謂名道德當身故不

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憚意道德為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

何驕利之物能惑哉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不為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以知天下不為

而成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曰不動然四

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心不動使四肢耳目

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

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

以善吠為良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忠

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言不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

身者也四書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管仲

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鈎鈎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

也。按云周旋

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

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

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治而遠有德，疏賢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

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桓公蹙然遂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

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

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

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

令里官進二子，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

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

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有後斃。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

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誤，三曰悼也。關畿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

懶祭魚，然後入澤梁。射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爨鹽者。禁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爨鹽者。

禁二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北伐山戎，出

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戎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

君將有行何不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出乎毒何不也公召中婦諸子

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

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言乃能至於此

汝言乃能至於此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

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

審耶。宮中既少織紵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

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

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子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

不以其道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

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

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者。人亦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

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曾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且朋之

若曾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且朋之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能致諸侯之道耶。

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

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有所不知，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

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

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

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也。今吾併得臣之，國尙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不能爲國以賓胥

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寧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寧戚善於農，植資於積，寡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

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尙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

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

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

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楚不得爲私，而齊猶有望。君

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怨矣。故曰：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噉噉，且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豨，謂以木連狗，取擊亂自此始。爲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

楚使楚知
歸二國於
死後，君必
黃近楚已
綱也。言江
按臣，仲自

伐若不歸 楚為齊私 國楚必伐 之齊不救 固不可若 救則遠興 師旅而致 亂矣

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囉囉，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囉囉，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 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轆轤之險。謂路形若轆，而又轆曲，纏氏東南有轆轤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

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

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境坳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

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

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

之謂參具。明知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

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隱賢能有私

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嬰李牧之爲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

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

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羣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曰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

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不以刑而欲盡邪則國必亂矣。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

一至。驚謂耀威示威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故一期

之師十年之蓄積。師行一期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

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

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

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故計必先定而

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

倭音踐詩云倭駟孔

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倭者同實。倭謂無甲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徒人謂無

兵甲者倭單也人雖衆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故凡兵有大論必先

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

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

驚夫智謀驚衆之夫游說之夫也

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

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

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築堵之牆一戰大勝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問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日一問候之其間候之也征伐天子以天下為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問候之其間候之也故家故徧知天下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問候之其間候之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僞烽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朝朝牢固之既堅則朝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乘瑕則堅者瑕所乘而難入雖脆卻為堅者則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刃游理閒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

從讀屬上句

按待即上
圍意注非
當待字為
句

既荒且亂，故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十可破百。而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規之也，欲以軍爭則知其城池，彼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規以潛襲，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治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殺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止之是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

業。上下相希。謂相希准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

之。比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賞在信誠。體之以

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嘗

程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

下皆據事以爲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慝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

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

二。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儻

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不自應。罰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

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真。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

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

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安。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安。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

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

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

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十廉農，愚商工，愿

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

君者，廢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廢德於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君而臣者，仰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功之。

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

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微，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

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

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言其力最可愛也。言

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之，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

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

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

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及

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

積曰：此言臣奪君職

正其德以位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

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

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財能可任。故為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

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

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

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

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

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心。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

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偽有

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

行。逆背也。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

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

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僞

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

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

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於

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

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正，衣服繹纒，盡有法度。繹，纒也。古

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也。且久積

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

大夫受令於君子，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

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

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

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

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

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

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

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其職事也又當

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

瑞璧之屬也又必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是以上有餘日故有餘日而官

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王善知道理

相告也故言而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

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在人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

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謂其道是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

以理身緒餘以理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

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是以前所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其所惡者能除

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

埴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制在工也

按將與之二句是留賞留罰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

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間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

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敢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

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白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

如此者人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轉可否相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

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刑設而不用不

犯法故無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心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

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

目視有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齊非明而何也信以繼

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

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上以此畜下。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下以此事上。擇其事而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聖王者即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師智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無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反道者。自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者。自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方賤成禮。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君不足貴。致賞則賈。致罰則虐。節則虐。財賈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則賈。致罰則虐。節則虐。財賈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

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

不信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

政。八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

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

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

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

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

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其當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

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賢人不來

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

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

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

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北

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其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

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達。遂。要。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阨。也。

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與。德。匡。過。存。

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已。有。國。君。民。之。所。君。也。

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

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

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

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

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

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

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

以警此禮。正民之道也。制。體。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惑。人。途。行。請。謁。所。請。既。從。上。途。行。請。謁。所。請。既。從。

外資游說為姦惡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與。禍。故。謂。之。伏。寇。

按言刑罰數加於近

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

侍故便僻不能食其意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明字疑衍

其勢不能侵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按威當作為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為朋黨于下有能有字當作又

肖而可威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昭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

按威當作為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為朋黨于下有能有字當作又

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使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

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

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衆如此者欲脅君也

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

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

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

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

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

可以為從謂臣也言臣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

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

預此謂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

按爵謂前不肖之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

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此物之理也心道進

下以成其私是人主爵制不加於人失其柄而危矣按始于患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觀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以一身言刑作形下同此

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滔滔謂充也趕趕謂遼巡曲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滔趕者主勞君心進退所勞者方主制者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君以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心正然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此既不失於人必不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後德明知得此者反所求於己者外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德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已自責如賦賦斂故人輕於給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人重生故人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止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則無所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

伏罪而怨不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

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

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

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

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四肢不通六道

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

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

設其貴寵子不令逐逐禮私愛驩勢不竝論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爵位雖尊禮

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選為都俊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

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旗幟旌然則兄弟無間鄰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其

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鄰讒人不敢作矣譏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

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

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謔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

接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致並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

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若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應姦惡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

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弁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為年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

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

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也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也中民亂曰讒諂謂以智詐讒實則亂也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生薄義息故薄也讒諂生慢不重而智詐恐讒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之此其慢也

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順故國豐也審天時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文刻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以固其

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

管 子 二 君臣下第三十一

三七

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

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

按以為不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為不善也。

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善矣，故不復問家。問

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故先王畏民，

名則棄之，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聖人得利而託

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

按別本注，聖人託之，而可行善。

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

故好我託
之所行皆
可惡又安
能美名招
徠乎
按別本注
百姓見惡
人之所忌

嬖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嬖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我且惡

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

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泚之。虛者

實之。泚。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不能

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不

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

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過來則此明王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

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懼氣以感目。

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櫛。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

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

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嘗試

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

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

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

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

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

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

去之身則辱。

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

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

恭遜敬愛化之。

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

故之身者使之愛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

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

名者使之榮辱。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

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辱也。

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

故先王曰道。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

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

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

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

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

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

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

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蓋虛不長。覆

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

忠皆偽也。忠必。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聖善

將復其不忠。

有煩苛之病起兵妄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遂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

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乃復四子者處替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

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

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

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公曰嗟茲乎聖人之

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

以覆輪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

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

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

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

矣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

鑿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使已言之

平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憊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

亦鑿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

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調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

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

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

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

道之君乎吾亦鑿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

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

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

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

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

不修天道不鑿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視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

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醫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內暴馳

繩所力切

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輕，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

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實事左右。實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

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

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

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

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實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說以進於

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

而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能為輔，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

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

恤之心肅然不願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

按別本注，盡己之能，發揮于政，慈作辭。

賊一本作賤，鬪一本

作通詔一作訟

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佞諛潢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不也

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於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並

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可與政其誅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

言山不童而材木不可勝用也。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斲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斲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

按躡音奇。物體不具也。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人民之俗不相知。相往來。故不相。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

當古者刑不加大夫。若諸侯犯罪。令其一足有屨。一足無屨。以恥辱之。可以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敵也。

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

地重人載。毀敵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末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於富壽之域。則倍堯

以前為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莫善於侈靡。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

斷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充滿于獄。使不致枉。法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

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鑿。故為陰。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其化如神。言珠

致水火。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積於強智。雖矜鯁寡

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政與教孰急。誘以惑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

大昏謂甚昏味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味。

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悽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藹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謫之靜藹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既思之則自怨使人而強染者亦能感服之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既思之則自怨使人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與不肖皆教而使之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則不得不化也夫政則少則敬於為政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曰甚富不可使故不可使甚貧不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知恥甚貧則濫竊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邀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流但行飢愛無所必邀已上二事為下比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流但行飢愛無所漫賢智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左則有為用者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此度如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要束之信所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霆電耀為威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

按別本註
德化可以
服人則必
死于化矣

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
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考於人事此為政所
行也違而勿失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
故可以王也序故明之然後可以
立功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
名也賞士故士可親也
強立其志仁以好任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百姓不夭厲疫六畜遮育五
以斷是非仁以好任以使用人君壽以政年以順年之四時令也
穀遮熟猶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
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肯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承弊而民勸
之名承先代之弊而成能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
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德苞天
地首出庶物有生莫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民變而不能變是稅
能踰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之稅之傳革稅柱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則
反人有輕君之民死信人無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請問諸侯之化弊變謂久行弊也
心故不服也故死在信也
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
皮故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
來獵幣故用功力
甲兵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

按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

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瞻顧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傷心者不

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而雕

卵然後淪以灼之。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而雕

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謂

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化用。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

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繁而伏之。

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繁而伏之。

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驕此人令有所費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

射春秋之利，今則有襍禮我而居之。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我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

官自收而消也。有襍禮我而居之。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我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

所統率強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廉以標

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之。不能使之

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鄰。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

俗。流通之俗，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期反，緣即捐也。駟，馬之壯健者，性惡者。此謂

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民欲佚而教

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而威行。致亦則莫敢

行聖人者。陰陽理書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

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蓄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

者常失於幾。故緣地之利也。緣順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

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則承從天之指者。動

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不順。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

善言。有善言可玩。故亦既有人同也。奈其辱辱。執事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舉。

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員其中。辰其外。以

璧執舉。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而物正以視其中。

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而物正以視其中。

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

此如何。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常。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而亟付其

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

國若之何。禦之。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

賊則疏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疏已者。則數

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此所以為之也。無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

甚大。甚大則逼。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

辭。潭根之母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懷黨。盤亦未可卒誅。固事之母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深繫之。

毋涸。製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母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佐助之也。章明之母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味滅也。生榮

之母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之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事之凶也。惡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收積至時。散其

積而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馬。多酒醴。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馬。多酒醴。而馳。多酒醴。而靡。

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縣人有主。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

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

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其積之。上雖積。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

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

由所出不變。故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擇其

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擇其

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

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

然後可以承致。醉。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承君之醉。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

其民者之為自贖。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疏貴戚者

謀將泄。疏貴戚則有外。母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母數變易是

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母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

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亡乎。雖使三堯在臧

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

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亡乎。器即鬯字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

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高下者不

足以相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弑君之事其事既立而

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

不謹於附近而欲求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

則合之若此者。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疏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國小而

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力以兼人

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

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夏父為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

按別本注。宗族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弱。兵寇遠而不畏也。

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

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衆而約謂與衆為約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為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來而約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公曰謂何行之長喪以毀其時毀也居喪之靈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行之長喪以毀其時毀也居喪使人皆黜黜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謂衆約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墳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也次浮謂棺槨壘有差樊樊蕃也謂壘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壘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餉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遁觀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誅之今其觀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歸之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穀一乘馬四匹制之陵谿立鬼

接此以下。
至雖有聖
人惡用之
皆錯問也。

神而謹祭。每大陸深谿皆有靈焉。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爲
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謂
次當受封者艾。謂滅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君始者。謂始爲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
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滅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爲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
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封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從者艾若一者。從于殺
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上事。霸者生功。言
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王。隨政是爲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馬猶區也。十
地。每里爲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
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各有私昭穆之離。離。謂次位
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
之殊各令死。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
其本事也。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故君臣掌。祭者
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
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使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
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
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
也。而役賢者昌。成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聚宗以
朝殺。示不輕爲主也。有親疏之殺。凡此爲主之重者也。載祭明。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

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

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

按。汚殺之

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

事。人尤言

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也。雖有聖

也。雖有聖

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

人惡用之

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

言不下人

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牛反也。其物莫知。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

則諸侯不

起本。勸而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得立。選賢舉

亦無用也

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離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

人荷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

言王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

者貴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公曰何

若問何以獨對曰以同以其德智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

禮文不能明也靈臺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

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為禱神祈福祥朝

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綿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

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子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從服若財十

則服而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

從之於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

矣於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

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伺鄰日以為變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

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

亂故曰是為自亂也用之此已上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

公問之辭也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

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人之

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

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萬世之國。必有萬世

之實。成無萬世之實也。不能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

大棄其國寶。應小而非失大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

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樂。樂則能踰。則椽於踰。

椽猶梯也。謂擊椽以為梯。凡欲踏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能宮則不守。而

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

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

人將來對己。以兩君子者。勉於糾人者也。糾察人。不為人所糾。故但非見糾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

前後不慈。輕謂生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凡輕

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

則以輕以為死。可以道使輕。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與下則賢去。而毋全賞好德。惡

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

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

兄古況字。

何仁之爲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舉貨而匪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相屬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不可威。國殄瘁則邦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之食事亦不擾也。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禪者不處。兄遺利於人。

也使敬之若逐神畏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禪祭祀誰敢窺覷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覷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

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至真也。謂正心也。言往至綏生。無其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

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綏。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

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故多不能勝之。不動則望

有慮。君子儼然不動。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

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

長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

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仁者善用。智者善

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

食。生理或幾。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

戰兢之心。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生則難合也。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

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類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

人習之。以為俗。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

無過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

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往來故不擇

擇君。又不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

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故上

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故上

修而下靡。得商賈之利。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故不私藏財。

然則貪動積而得食矣。積棘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徙邑移市亦為數一。邑之人

今移於市此亦為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暝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

費數而得一耳也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

何可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不服智而不救。士之材智上不若旬虛期於月

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

接物賢才自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上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不擇人而

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

謂不擇取與不擇而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

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再殺則齊

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對曰夫

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春秋冬夏之勝也。若

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

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國無罪。

雜。一作離。

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連謀而雜囊刃焉。雖用智連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囊刃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故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實也。時而為動。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

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

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散。時可以決。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分其將擬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

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隨其多少。委曲為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隨其多少。委曲為政。

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齊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蓬蘞是也。

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

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以通政事。以贍民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

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

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

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駭。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

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

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

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恰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
立分位而。怡美然後有輝，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修之心，其毅以相待，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
觀察之。之至，必有。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
以待之。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賊。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
後，運之合滿何所。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
藏，隱可得知之乎。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
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俗變則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
分崩，鬼神之祀絕矣。然則人君聲服變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
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然則人君聲服變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
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
於金而玩。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則人君日退，政昏，君之退衰也。
豈不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
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
國視之亦變。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燿星之明
星。有時而星。燿，燿星之明。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皆君之憂人
者。有時而星。燿，燿星之明。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皆君之憂人
故廣為祈福祥而祭。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
之調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
物也。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

也。其分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

不見其司故目有所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

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飛者鳥也今不

雖盡力斃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

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

自尊。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

智既不可得故人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事

亦無從而求之。各有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

殺戮禁防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直人之言不義不願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潔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

耳目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強不能偏

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備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人。故必知不言無

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為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

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若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是以君子不休

乎好。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不迫乎惡。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

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

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合。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

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問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

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

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

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

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躁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

此為其所能無不誠。

按此以上
皆經下釋
其義

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

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

故曰動則失位。

失君位也。

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

能制君亦

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

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

之與人也無間。

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

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

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

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

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

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

也。有此然後知彼也。

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

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誰者無能藏隱

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循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

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趕。趕逆也。無所位。趕。故徧流萬物

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

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謂德也。故

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不別。問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問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

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

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

按言人求知彼必先修己。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不設心無慮而虛矣。注非。

按事至則
應非先設
故曰不宜
言即前義
也注非

按此釋知
道之紀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

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

也者。非吾所願。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

圍也。不知深淺。之圍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

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

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

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

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者。無益無損

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

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

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

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者

皆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棄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為法

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按後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昭知天下，自近以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是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行者正之義也。行之宜者，中正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也。

按能止諄已皆不外求也。

慕一作暮。慕遲緩也。選懦弱也。示遲懦之形。所以待事機之至等猶待也。按內業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按言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矣。按內業體作履。

己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不自通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一氣能變曰精。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煩。極變以故不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專故能君萬物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爲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無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爲未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遠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於刑政。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人能正靜者。筋脈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理順而功立。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可匿。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

按內業作
全心中
不可蔽匿

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

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

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

正平則能，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

若敬。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

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又意以先言。意感而

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

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內和則外道，表裏無

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

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

故爲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儀。皆不爲之也。故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自倡不和。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皆不爲之也。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爲養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目衆也。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正法備。則事無闕。不可常居也。居必有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壅塞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爲度。則事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人入於身。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

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

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

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陰

故為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

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

命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

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閑暇若無事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就能法無法乎。始無

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堯舜堯舜與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故曰

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是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故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

成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

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定形者也能效。人言善亦勿聽。人

言惡亦勿聽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無以旁言為事成

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言為事成。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

按去乃云
字誤云善
言為善事
反無名即
下文能者
無名也
按此即前
心之中又
有心意

按或者指
言或搖之
或言天地
尙有所以
維載之者
况人豈无
治之者故
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
无聲无臭
之妙而口
耳目手足
本之注非
耳一讀屬
上句爲是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鼉鼓之動也必有以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視則不見聽

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洒散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風則清也知於肌膚惟肌膚能

覺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薄乎其方也謂遇方鞞乎其圜也鞞復貌謂遇鞞鞞乎莫得

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

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言有西有東

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言有西有東

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

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

命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頹鄙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

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神相

詳也事有適而無適者雖有所適可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雖然結必待觸而後解觸所以

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請有所揚舉也。欲為

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若左若右，正中

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愕愕者，不以天下

為憂。愕愕，守正者志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功為策也。士能忘智，孰能弃刺刺而為

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

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

必同於彼，自知曰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能稽，知人

若此，可為天。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

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四壁而知請，於壁故曰：四壁既能，卯天則祭，以四壁而祈，請其

福祥。壤土而與牛。天既降福，故壤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滴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適故

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非篡也，謂之篡，則

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逆

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名也。精

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名也。精

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

則神傷竭，放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華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身未有名，身俱進者，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什任，滿盛則敗亡也。故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危亡及己也。道之大如天，覆無不其廣如地，載不其重如石。萬人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自保其身。既知行情，乃知養生。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之道，或從左，或從右，或從前，或從後，或從左，或從右，或從前，或從後。儀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命乃長久。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為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其一端，而固其所守。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於天，則期時可知。不失其期，乃能得之。命不失期，則性同則相從。反則相距。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園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

之通流者也。言水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

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

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

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

於下。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

卑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

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集於天地

兩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之石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

故曰水神。莫不有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榮。實得其量。得其熟。鳥

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

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

如此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廉而不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玉病也。以其精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神故不掩瑕適。

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

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洵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肉。脾生骨。腎生腦。肝生

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

文子肺發為竅下有

心發為舌一句宜補

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

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

按此言水之精粗濁

塞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註俱非。

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闈能存而能亡者。蒼龜與龍是也。言龜龍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蠅。蠶蠅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

蝮與危切。又音詭。

天欲尚則凌於雲氣。向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

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或世不見者。謂澗川於日生蝮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蝮也故澗

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澗澤之中有谷有水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

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澗澤之精也。澗川之

精者。生於蝮。蝮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澗川水之精也。

是以水之精。蠱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

蝮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

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以得水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

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

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週復故令人貪以楚之

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重故

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故其民貪戾罔而

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而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澀而無光也故其民

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滯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慧而好貞。萃未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故好正也。是

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警水而知邪。故水一則人心正。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

既一故欲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

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

六愷愷。孰知之哉。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愷。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

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

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

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

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愷。既使不能為愷。愷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愷忘則動皆遠。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

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慰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特其

放肆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

幣按弊宜作

更用於四時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

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春。春，蠢而生也。時物其氣曰風。陽動而陰

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德喜贏而發出節。長歲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

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樓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

也。修溝瀆，整屋行水。整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然則柔風甘雨乃至。

乘之故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星者，掌發為風。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蕭殺

離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三時也。一政曰論

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四政曰端險阻。

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虜，天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不絕之也。五政苟

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陽，生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

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連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神

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

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

出入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暹益土生皮肌膚。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其德和平用均。故和而用均也。中

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其德和平用均。故和而用均也。中

按後作毋天英毋拊竿必有一誤

正無私位居中實輔四時春贏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大寒乃極國家乃昌

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爲

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蕭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開

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毋扱免禁扱免犯免袒者亦不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置以毋殺飛鳥五政

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其時曰秋秋成也其氣曰陰陰之陰生金與

甲陰氣凝結堅實故其德憂哀靜正嚴順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爲之也居不敢淫伏

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爲淫逸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

武幹人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察所惡之方而伐我信則克後既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爲陰收聚冬閉秋行春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禁博塞博塞長姦圜小辯小辯則利口覆闔譯疾忌爲闔訟者皆當禁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

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五政曰修牆垣

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

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涸越溫怒周密越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瀉質為德

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徒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地不泄也

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

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露夏雷行秋

政則旱謂冬氣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

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

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

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遽至賊氣遽至則

國多蓄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

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

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

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早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

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

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

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

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

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

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

輔。輔行已德也。輔行月之三政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

人既奉法則守者六也。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前者八也。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

既禮義教之。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六月日

也。可謂王道之終也。至。陽生至六為夏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六多所以街天地

也。街猶陰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之純。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通乎

之氣。以生故以制人。

街猶通也。註非。

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

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

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概自平上待天誠也

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尊卑也貨贖神

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曠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已合而有常

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

不其經則庶合人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

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陰氣所

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

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下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

所行不失也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

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奢龍辯乎東方

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

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二曰赤鍾重

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

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也。日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

日既至。睹甲子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

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

所黜陟也。賦祕賜祕藏之物出。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陳粟給人。使務農。出國衡順。

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區別。贖蟄蟲卵。莖去也。卵

早春而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糶糶。糶殺也。雖

生也。春辟勿時。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糶糶。糶殺也。雖不天麋麋毋博速。

斃鹿子也。亡傷繯裸。繯裸之嬰孩。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令

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賂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

其津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出皮幣。命行人

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為。十日通三。

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注非。極然則天為粵。宛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

也。注非。極然則天為粵。宛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

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圍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

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

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

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矣。陽夕下露。地競環。環方秋

之時。晝則暴矣。夕則下寒露而潤。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寒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

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

不足則發。擱瀆盜賊。擱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也。數剽竹箭。言數剽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伐檀柘

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

不段。段謂雞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潰也。麗婦不銷弃。麗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

致。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

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

於七十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七十二日而

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

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

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臍。鬻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必亡其衆矣。又況迷惑茫然乎。若是者。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見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者能修。則居然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作。常能從理。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自獲其利也。自然如此者。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帝王之道也。應無從已之形。此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天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因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因

天時而動者。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

乃為客矣。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正靜。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

人成之。則與天同極。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

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

而修。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

德也。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成功之道。贏縮為寶。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

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贏縮為寶。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

止。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

則止。而勿為。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

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贏縮縮。因而為常。必行藏順時。

言之殷勤。死死生。生因大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則無不成也。小取者

其事也。小利。大取者。大利。小無不法。則大。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

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無所留著。裕德無求。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其

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漬動亂也。故賢者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

處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乘時養人。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

秋。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善明

知所倚伏，力其功而致其權。

正第四十三

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此皆欲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也。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所以服。勝之所以勝，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如四時之不貢，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而成道以明之，非也。刑以弊之，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以終其欲，明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以終其欲，明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也。

按當作毋使民徑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斷則濫及不幸致政其民服信以聽信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

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常曰政令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改

當故法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

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紀能服日新此謂

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身

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

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

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

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九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閻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是。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上法數。公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糴。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

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

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法也。

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

於人則國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也。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理故祥也。法儆則當，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

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無間識博

學辯說之士。問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問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皆囊於法以事其

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

斂而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謹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

於講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猶

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比正法為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謹杵習士，聞識博

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

置子立相。鄰國特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

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

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

輯睦聽命。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守法者

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

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

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

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

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

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

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

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

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

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奇革而邪化。令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

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

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纒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如天地之堅。

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

苞上之四事故。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

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是以羣臣百姓人

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所

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行。凡有所

自專願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

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

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

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

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

怨也。殺不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

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行則制

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

匈胸臆也。注非。

則不周故有。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不見聞知也。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不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執當作執。勢古字。按識當作百官論職。乃字有關。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

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

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屬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違也

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

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

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

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

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

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

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

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

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

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

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與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

按是下脫故字匿字為句

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則無偽。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而守法為之可也。但
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
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
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
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
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
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
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
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
本而儉力。謂廉。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人。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

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

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

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

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

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

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

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

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

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

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

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

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

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

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

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糴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

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

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

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土業也。

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

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

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

也者。財之所歸也。人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

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

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

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

按別本註。伯者或不。能廣積畜。故有時而竭。王者之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巳也。

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
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
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
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也。貌也。杳乎如入於淵。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澗也。
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
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謂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常也。德自成。而智出。德成智出。萬物果得。
以智安物。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也。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
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而無虧也。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
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
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

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用其德。

常以此考心不遠。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往不復。其來

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往不復。其來

不捨。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

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淫淫乎與我俱生。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

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

之。以生則道在。彼道不離。民因以知。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

其如窮無所。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

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人

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

也。故命。天主正。平。分。四。時。地。主。平。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

之。曰。道。地。之。枝。也。為。地。之。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聖。本。不。化。從。物。而

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耳。目。自。聰。明。四

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耳。目。自。聰。明。四

枝自堅。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思。生則有心。固者也。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其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

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易其氣。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

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之仁。法地之義。則德。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忒。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則官

亂。不以官亂心。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一來。莫之能思。測者

也。故往來。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

自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正

心在中。萬物得度。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

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

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

於心。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心。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

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心。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

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心。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

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心。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

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心。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

形然後言。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亂乃死。亂乃死。亂則內禍，精存自

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內藏以為泉原。窮竭若水之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浩然和

平，則能生氣。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能窮

天地，被四海。體固致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外全，則不逢天害。天害，人害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

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乃能戴大圓。天而履大方也。鑒於大清，道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

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

道則生有差謬也。

知。按和當作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遂淫澤薄。競逐淫

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容者

體暢者，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

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氣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賞不足以勸善，

非本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心意定而天下聽。意

定則理明，故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下

天下聽也。

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者感。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或致鬼神爲通之也。不通則非鬼神之力。

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

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憂。疏慢輕易必致暴。

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鬱生疾。憂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

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圖。生將巽舍。生將巽通其舍而至於死期也。則食莫若無飽。飽食者

思莫若勿致。多致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於天也。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和乃生。成其生也。乃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匄。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知。見

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不離心。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

皆能爲害。不喜不怒。平正擅匄。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

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

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謂過於

銷滅而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和成。飢飽之失度。

乃為之圖

圖之令合於度

飽則疾動

飽而疾動則食氣銷

飢則廣思

飢而廣思則忘其飢

老則長慮

老而長慮則遺其老

通於四末

四末四支

飢不廣思

廢止也

老不長慮

困而速竭

困乃邀竭

令老則益大心而敢

氣而廣

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

其形安而不移

形安則志固故不移

能守一而弃萬苛

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

見利不誘

見害則

不懼寬舒而仁

獨樂其身是謂雲氣

意行似天

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

凡人

之生也必以其歡

歡

歡則

慮氣和

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

憂悲喜怒

道乃無慮

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慮

愛慾靜之

遇亂正之

若遇廢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

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

彼道自來

可藉與謀

藉因也因

其自來而

動而理盡

靜則得之躁則失之

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躁則來

其細無內

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

躁為害

心能執靜道將自定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

不害

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已下

多非管子

書語意甚

不類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

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

卑耳之山。將上山。繼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

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也。音臚。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鱉。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鸕鶿。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

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

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時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

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

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

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

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

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

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常三他處則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

管子對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

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問則知其先後也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

敵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天下亦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人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

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

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闕戰闕外闕故曰三闕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

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

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

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而憂之以德勿

而

而

而

澤作釋舍也

懼以罪勿止以力傾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

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

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

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距役之善驚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

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管仲對曰質信

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

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

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

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

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

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止

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

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

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

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

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

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徐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

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

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

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有罪者。則償之也。

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刑。

故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岌

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國養馬者。傳馬棧最難。編

次之。棧馬。編棧者。先附曲木。其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

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

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必有後。他國也。必有後。他國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史。鳧。其祝曰。除君苛疾。煩苛之疾。

與者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

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

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

對曰。意者君乘駸馬而洩桓。迎日而馳乎。洩。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駸象也。駸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

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

不滿之意。纒激強之。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

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

健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胸胸胡緒切乎。何其孺子也。胸胸柔順貌，故苗始則柔順故。
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十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
謂益有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以其和調。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瞭然視。闐，住立貌。瞭，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

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

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

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

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水名。渡水者曰贊。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

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

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教，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

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也。國子擣其

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

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未有室家而安召我

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

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

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食者代

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僮者延而上僮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客禮

待之故與之分級而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

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

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纓絰之色也纓絰盛故其貌豐滿而

手足搏動者中勇外形必應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

兩口故二君開口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

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

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申當作中。

按辭從午聲或作悟覺悟之悟也下放此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慮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得六過。一是以還。

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以還。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

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為一。君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臣。成有一德。故能成美也。

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

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

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

自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

則國失勢。辭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貌。伸。謂放恣也。四鄰

不計四鄰與己為隣不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

及身所為既不合理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

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為亂任而臨之必危殆

既亂且危敗亡必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

不辭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數舉措既不合理故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

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

立不辭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故其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故主虞而安虞度

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

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

得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

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

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上之氣生

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

是戰國後文字

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玉舖猶玉

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

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所為侈靡者

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修費無

度故商官非虛壞也必并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

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義既敗內雖有

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

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棄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

皆道此始道從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溼

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

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

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僂大衍僂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僭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

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

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堤防故漂

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旱甚則草焦。天冬雷。地冬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直多騰。蔓。其謂草之翳蒼。山多蟲。蠹。蠹即蠶。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

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

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

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

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

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

功。則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

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

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

有字疑衍。按自此以下舉六臣。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

下舉六臣。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

接交反疑
作交友

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恬爵祿以為高。伴弃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內實必喪。為高則不御。不能御也。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謂之侵。枉法行事。好倂反而行私請。倂謂很詐也。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則無以成。

其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潛上。故上愾則陳不計。而司

聲直祿。上既播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詔貴法。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

亡日至。故其君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謂多賦。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謂多賦。

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

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除讎則罪不辜。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

親也。其所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為非母。動為

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為母。其動也。與伴為善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雖曰為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之。謂

微攻。言為偽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

脅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夏日之

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

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則內

本務外則末業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

君慎之則臣効民亦務本而去末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教士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利則不

勳而賞之於其所善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忌慎而無犯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

故曰功之於其所無誅後可以為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有誅者不

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

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死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天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

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萬物盡然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

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於以養老長弱完活

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所以決疑而

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吏不敢以

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

故法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冬植禾雖勤似后稷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向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必防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行而安危異焉適理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溼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

營。惑亂也。

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設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

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

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

也。隱度也。度已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宗行善。禍不索

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

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圍。有利則牽。能利害

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

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

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

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

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

之時。而為經。本所以得人心。而為紀。紀所以法令為維綱。維綱所張也。吏為綱罟。網罟所

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推

引銚耨。以當劔戟。用銚耨者必推引。被蓑以當鎧鎡。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菹笠以

之若劔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鎡。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菹笠以

當盾櫓取道澤草以爲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春三

月菽室燬浩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

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麩爲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復禘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

當享塞之相召謂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刺之也毋伐木毋天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

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刺之也毋伐木毋天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

之初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謂

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解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爲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謂五德

謂五德謂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

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歲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令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

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

事稱人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

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

失財然然後治民不虛治必不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故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

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更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積

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家言不離

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故民無

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不流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

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溼水之於高

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

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日素食糠粃六畜

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

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敍鈞者所以多寡也敍鈞謂敍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

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備然後

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

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各敵國之所愛者一人兩心其內必

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

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

廣其心使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筓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筓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詔臣文馬以蔽其外耳

心廣於嗜欲遺以筓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筓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詔臣文馬以蔽其外耳

於詔臣目惑於文馬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也若
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
常與之陰內辯士使圖其計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
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鬪兩國敵
一舉兩獲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令內不信使有離
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令內不信使有離
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亡邦國
政可奪其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
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
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
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

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臍。臍而哀憐之。臍。瘦也。臍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暗。啞。跛。臂。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嘗厲。嘗。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

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有距而許之。

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闡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

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熒惑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五官自治。故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

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

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此篇制法周密非管子不能作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覆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

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

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順惠乃別

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

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郡郡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

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闔闔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

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

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

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

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

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

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入於

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入於

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

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澗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激灌。因而扼之

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

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灑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

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領。謂

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卽長一丈也。分。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

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

遠張其勢。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卽

而以行水。控。謂頓也。言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水頓挫而卻。杜曲則擣毀。至曲則衝而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倚則環。

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中。則涵。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亦控。則水妄行。水妄

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

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

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乃

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常繕治

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

有十口五口之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役者則免之有鋼病不可作者疾之於其者

數當受地若干之數有以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並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之際并

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部也都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

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上下之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

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伍長等行視其里因以冬無事之時籠番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車

什一雨輦什二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食器兩具每人人有之鋼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鋼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

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

苦惡其器既補弊而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

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

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

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溷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

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莠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

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

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

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薙。殺草蕨。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溱溱。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鄙。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春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

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按：蛭，恐作
杭出豫章，
煎汁藏果
及卵不壞，
蓋恐作榆，
杜木名。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實，謂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木名也。蛭蓋與杜松，蛭蓋，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其水倉。

音居是七
之民其語
音合於角
聲

其民疆赤墺歷疆肥歷疏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

也命之曰四施四七十二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

黍稷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廡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

邑置廡也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樺擾桑標木名擾柔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

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糗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蒼藿其木宜

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

草宜萃蓍萃蓍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

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四也以是四

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有三

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

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按此言呼
以聽上地
之音非謂
他音皆然

勢音豪，吾高切，廣韻。俊健也。隱音堆。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

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

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

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之名。陞山

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

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

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櫛。櫛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復呂。其草魚腸

與蒼。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

於泉。山之材。材猶翳也。其草兢與蓋。音蓋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葦與蓼。

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

有草土。葉下於蠶。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蠶之下。蠶即蠶也。莊周所謂蠶西也。蠶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蓼。蓼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荏。荏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

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

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朘。剛而不殺。殺不瀉車輪。溼不汚手足。其種大

朋。如振切。堅也。

扶音無，權
音春，木似
標

按類作類，
疵節也，言
大蘇疏美
無疵節小
蘇條理易
治故如練
絲也，各一
本作名

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壓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檜、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搭，搭謂堅，濕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恣，囊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恣密也，囊土謂其土多，剽穴若囊多，故蟲處之易全。恣，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也。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形音、莖、黑、秀、箭、長，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阪，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杖、檉，其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蘗，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穢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瘡首疾也，醒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濕，濕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恣，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棘，莖白秀。

五位之士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暉求暉亦竹類也檜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斥

並古羣木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苻苻木名種木省容榆桃柳棟音棟羣藥安

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鼻鼻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寅

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遂鳥獸安施謂

有以爲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士

位士之次曰五隲五隲之狀黑土黑落落地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櫛葛種莖黃秀志

苑鬱同

目志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做

此是謂隲十隲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

水腸種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耐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

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知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隲忍隲草名忍葉如翟葉以長狐

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中土曰五恧五恧之狀廩焉如盪盪猶疆也潤溼以處其種大稷細稷種莖黃秀慈忍水旱細

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恧土之次曰五纒音盧五纒之狀彊力剛堅其種

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種扶種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纒土之次

曰五盪。五盪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盪土之次曰五剌。五剌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剌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躡起也。其種大蒼細蒼蒼，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塠。五塠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瘠，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萋萋然萋，疎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臯。五臯之狀，堅而不豁雖堅不同骨之豁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臯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後必虛其心，然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

驕恃力，驕而恃力，則抵羊觸藩。志毋虛邪，虛偽謂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也。夙興

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

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貌。受

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

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

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

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命反，雖求

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

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羹，食之次也。齋，齋，謂肉而細切，

在醬前，遠載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奉

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毀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七，七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七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嚙之視，食盡

同噍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齒。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

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

飯必奉擘。羹不以手。挾也。當以手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咩覆手。咩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污。已食者作。振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

乃還而立。井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及肘。恐溼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上

寬故播散而灑。室中執箕膺。搢厥中有帚。搢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帶

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

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擲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向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

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奔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謂合也。稽考也。暮食

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

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奉

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

櫛。遂出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

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按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為燭。故謂之總。其未燃者則橫于坐之所也。句曲也。舊燭盡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

端相接之處。詘曲如

矩。蒸細薪。修身第六十一 凶

也。言稍寬。問霸第六十二 凶

其束使其。蒸間可以。牧民解第六十三 凶

各容一蒸。以通火氣。

又使已然。者居上。未

然者居下。則火易然

也。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伎。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

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

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明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

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

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讐。爲制切譽讐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譽讐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讜臣。讜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讜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己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疾移切。嫌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

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螻蟻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螻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

按謂操其
要而不泛
求也。

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

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

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國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被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被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

按易謂易金玉貨財

以官爵也。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敵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敵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

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人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

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隕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數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

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

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墜。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

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

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

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

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合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

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以欺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

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倂同交。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倂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私倂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倂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

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

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怪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閒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閒。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秋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同。藪言七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絲。百畝不舉。起十日陰凍。

釋。莖。稈。若
百日。則。過
時。不。莖。矣。
是。秋。種。惟
在。二。十。五
日。之。內。

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

覆餗同

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洿。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糴。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

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 亡

管子輕重三

卷二十一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敵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貢海之利而王。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

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合爲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疆。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大舉其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

而大言之也。開口謂大禹筵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筵之商。日二百萬。數而立筵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男。五十已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筵。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鉞。一刃。若其事立。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證名。所以載。任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鉞之重加一也。三十鉞。一人之籍。鉞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疆。而取。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疆。而取之。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當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則一農之籍。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多。然則舉臂勝音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得三耜鐵也。

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亦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雖鹽於吾國。鹽而糶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以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為售耳。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而皆為我之用。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由之不可。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使知之。猶計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請求也。皆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

按後輕重
乙作租籍
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
君之所強
求也。此有
缺誤。

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寵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取什愚者有不贖本之事。賈猶價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鋤，鋤，鑿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之。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邀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木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

價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機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繪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繪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

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膏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膏。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閒。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纆。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賦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

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_音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攢音見。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攢_{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

萌民也。擴音晃。

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穡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筵。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賫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且鄰循。

一本作上

隆。一本作除。

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賫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之字衍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籴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

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

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

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

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繻衣。夏單衣。捍寵紫箕勝籛

與層同

層糲。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籛。層糲。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

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

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

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嶸丘之西。塞丘者。山邑

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

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瑱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

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穢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

粟二家。一本作立貲。

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檀。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檀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墜。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

糧章延反。
糜也。

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千見精反，緇。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願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莢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莢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

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壹育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葦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操而奢。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標。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壹育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槩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

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方呈反。過之猶置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

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賞。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賞也。無賞無價也。而藏諸秦臺。秦臺。高臺也。一日而饜之以四牛。

立寶曰無賞。立龜為寶。號曰無賞。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食音嗣。下以意取。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致音

下皆以假子之邑粟。粟即家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

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籍席也。才夜反。

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策也。

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

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解。語多不可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

傳音恣，立

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

事曰傳

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縑千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

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秦春國穀倍

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橫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

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者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重之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

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

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

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

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

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

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而散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爲何如。

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

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臣

乘馬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爲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

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

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爲日，苟從責者，責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言應合

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相種糧之類，若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

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今刀布藏輕重之本旨，權抑富商兼井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奢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

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

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籜。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

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上下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

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禁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民

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

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

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

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

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

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泚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

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

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

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泚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

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

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簡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

下也。其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

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遂禽獸實以

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

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

妻。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謂之飾。列大夫豹幘。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幘。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

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

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剗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

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立黃

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擯一作漸。
音衫。交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擯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

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一本施作
弛。弛上有
殺字。五穀
下又有之
所生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滅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窋。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

湯以至仁
伐暴何必
爲此是戰
國陰謀之
說非管氏
語也

死而不葬者。子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紉。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如字當作
之字言與

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

白首也。寶
字或是至
字言持載

死事之害
此三種人

皆所當賞
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茶首之孫。仰傳載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跲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跲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

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鑪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鑪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粟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鷺之舍近鷓鴣保音鷓鴣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弮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壁而

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彼十鈞之弩。不得策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弮。而弓弩無匡軼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蓋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蓋。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日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堯大曰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租，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阨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阨有所繼，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蓋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沸水爲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圍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簡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絳絲以償昔日遊財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繆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

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

重之數然。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箠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

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輕重猶猥
壤之極是
市人所不
屑爲者謬
妄甚矣

疑有闕文
誤字

倂音此小
也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列，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倂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淮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積之所通，游客著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

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禹氏之劓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鐮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

一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橋切。然後

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諫而作之。則逃亡而

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

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饋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壑諸侯常不勝山

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

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

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

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

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穀一土。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汝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袍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靡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

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澤山閒壤。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屯。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窶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窶之數。窮力救反。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窶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窶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澤山閒壤。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候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候。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纆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
 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
 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
 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
 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
 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
 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
 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
 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

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粟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

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糶。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於萊。純緇。編綬之於萊。亦純緇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給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鑷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鑷。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鑷二錢也。

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

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

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

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衡。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

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

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

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

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

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

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替。

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賞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嶧丘之戰，嶧丘地名，未開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齊石璧而與，仍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備糶，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貸稱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

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虻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蚶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屢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

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

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薪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費。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慮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慮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臍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室。鑿十七淇。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千一本作子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唇也。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緇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

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緇。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

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綖，橋而踵相隨。綖，謂連轍也。綖，息列反。緇，丘喬反。車穀，轡騎，連伍而

行。轡，土角反。言其車穀往來相轡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緇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

緇，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緇，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

柰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闔其

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

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稍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

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

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

不資也。

此策最謬
悠不可欺
三尺童子
輕重篇中
說多類此
其爲賈書
無疑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

或本涂上
有內字

粟處竿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籴十五。隰朋取

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七月。修糶。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瑾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拒未耨懷。鉛鉛。義。權渠。纒。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鉛之姚切。纒也。鉛辭。理切。纒音強。纒音魂。縫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

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一本作法

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靈。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

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絲。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鞬囊當掠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輕重十九

